

劉賽眉修女文章輯錄

不進電影院差不多已經有兩年多了。平日對於電影和電視的興趣不太濃厚，儘管同伴們都圍着「四方箱」津津有味地看某些節目的優美劇情和內容，而我却始終無動於衷。除了上課以外，一週總會有一兩個頗為寧靜和屬於自己的晚上。那時，我會把房門拉上，讓古典音樂的柔樂旋律，和散文或小說的絕妙意境，伴我渡過一個既恬靜又滿足的夜晚。

一張「第八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戲票，打破了我再讀到靜韻那本「姊妹花」散文集的計劃。盛情難却，為免贈票的姊妹再度失望，於是答應與她們一同去「娛樂」娛樂。

「人到中年」的確是值得一看的好電影。劇情雖然並不曲折，而故事亦沒有什麼特別的風潮，但導演和編劇都在「平凡」中見真功夫。這部電影所表達出來的「意境」相當雋永，離開電影院後，它似在人心巾迴響。劇情是以一對中年夫婦的運過來反映出今日中國大陸上，中年一代的悲哀。這對夫婦都是中國的高壽知識份子，在他們的關係中融合了兒女恩情與民族感情，亦流露了對「家」對「國」的精誠之愛。這部電影沒有用「暴力」、「血腥」、「嘶喊」等來表現出生活担子的沉重和現實的殘酷；相反，它以「皺紋」和「兩鬢銀霜」來刻劃出歲月不留情。生活的尖銳刀鋒，狠心地刺在男主角的額上，留下深深的「痕」，而這些「痕」雖未留在女主角的額上，但却烙在她的心理上，滿佈了她日晝憂鬱的軀體。

片中的對白甚有文藝氣息，既含蓄又深遠。「誠」、「愛」等詞句很少在對白中出現，但一首深蘊着「人間至誠」的詩篇却如「軸心」一般，貫穿着整個劇情，亦滲透了男女主角的生命。男主角以詩中的三個「願」，充份表達了他的真與誠：「我願成為激流，我願成為荒林，我願成

我欣賞了 「人到中年」

劉雲 修女

為廢墟」。到劇終時，他的確成為了激流，雖然女主角未能如水中魚兒一樣自由；他也實在成為了荒林，雖然女主角未能如林中鳥一樣地歡欣歌唱；他最後亦真正成為了廢墟，雖然女主角已無力像長春藤一般地動向上攀。

激流——自由的魚兒、荒林——歌唱的小鳥、廢墟——長春藤，這是何等的對比。男主角在這首詩中表達了願意以自己的「磨損」來使女主角「幸福」，可是，在生活與現實的摧殘下，女主角已變成了游不動的魚兒、折翼的小鳥、和無力向上攀的枯藤。然而，正是這份渴望以自己的磨損來完成對方的幸福的心願，使整

部片子充滿了「靈魂」，亦流露了這部戲「成熟」的特色之一。此外，現實撞毀不了理想、家與國的缺憾移動不了那份忠誠與奉獻、痛苦不屈服於抱怨等等，都使人感到片中流溢出一份「穩重」與「成熟」。生活鑄造了兩顆既充實又謙虛的心靈，彼此都懂得悔着自己的「欠」。

「人到中年」這部戲，反映了現代中國中年代的實際處境。文革前，這一代是中國社會的棟樑，國家建設的責任曾落在他們肩上。十年動亂之後，中國人材缺乏，而他們這一代已筋疲力盡，智力精力都有所不逮，但國家四化的担子還是放在他們身上，所以，難怪他們有「人到中年萬事忙」的感嘆。同時，片中又以另一對中年夫婦表現了中國人材外流的悲哀。那對向外國移民的夫婦正代表了千萬移居外地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聲，他們那份「矛盾」和「無奈」，非過來人不能了解。他們在機搗裡的「徘徊」和「沉默」，正好表達了他們這些年來所運遭到的挫折和創傷，奔向另一個國土，是獲得亦是失落，這種「徘徊」與「矛盾」也只能「盡在不言中」。

X
X
X